

修行是什麼？

我們說「這個時代」，是指人類文明開始萌芽至今，乃至於未來。人類文明的萌芽謂之啟蒙。人類由無知開始轉向有知，知識經幾千幾百年的長期累積，社會形成了，並有了長足的進步，形成一股教育風氣。這時期，我們可以拿【禮記】來作個印證。

【禮記，禮運大同章】裡，孔子提到的「世界大同」是個什麼樣的狀況？人們彼此間完全沒有防範，換句話說，那個時代裡沒有政治、社會、道德、規範等東西，也沒有君臣父子那些東西；人類生活非常自在，你過你的，我過我的日子，互不侵犯。生活太平康寧，名為「大同」。啟蒙後，人類開始積聚財產，漸漸把「家」鞏固起來了，於是人與人之間開始產生一道防線，但還不厚重。人與人之間尚可雞犬相聞，夜不閉戶，只是一家一家有所區分而已；還不至於有什麼嚴重的偷盜殺戮行為，名之為「小康」。當人類知識累積到某種程度時，便開始發想：「我要把這個區域管理好。」此時部落產生了，部落一產生，戰爭始燃。

在這地方稍微留意一下，相對於現代文明，最原始的時代，亦即啟蒙前的那段時間，人類是完完全全的自然人，毫無約束地過日子，與天地合一；天黑入睡，天亮起身，一天愛吃十餐都可以，想吃就吃，沒規定一天三餐。社會一旦發展起來，便逐漸有所規範。開始修行之後，吃三餐不行，改吃一餐。到底是一餐對，還是三餐對，還是不要才對？這是一種社會規範。

一旦社會有了規範，問題就發生，聖人就出來了，他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做如何做……要知道，當有人一再強調「人必須做什麼」時，那個「什麼」即是社會所缺的。例如講仁愛，那就是社會缺少仁愛之故；倡導道德，即表示社會道德敗壞。所以當社會一直強調和平之時，這個社會大概也沒有和平可言了。是不是這樣？為什麼呢？社會的約束隨著人與人之間的競爭，愈趨激烈而更嚴重了。

所謂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。聖人制作很多社會規範，我們成了制禮作樂、典章制度下被壓迫、壓抑的一群，無法過自然人的生活。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，自然人變成了社會人。一旦成為社會人，自然人的「真我」就被社會人這個「假我」壓抑下去了。那個「真我」，即「人人皆有佛性」，它

被壓抑著，所顯現的便是假我了。假我乃是社會性的（亦即自我），促使你去展現，去做某號人物，去當社會所公認的名流，當董事長、理事長或立法委員、議員、總統……這都是社會人。而自然人則是要做個健康、自在，無憂無慮的人。社會人會對別人造成擠壓和迫害，自然人則不會，關鍵在此。

在上述情況下，社會開始產生一種反動。社會文明歷經數千年的發展，人類慢慢地產生空虛感，因為大家都為別人而生活，生命一直缺乏真實架構，乃至於產生空虛、虛幻之感，而一切苦難也隨之降臨了。人若會感覺空虛，生活便都不美好了。這時問題來了，人類經歷這長期的內心煎熬與掙扎後，開始反省：「為別人而活是不對的！該如何找回真正的我，過自然人的生活呢？」於是，在中國就有老子一派顯現出自然的我、自然的生活；在印度，派別更多了。透過什麼方法讓真我顯現？如何把社會加諸於我們的束縛、將社會人的自我消除掉？於是產生了各種修行方式。其中最著名的，當屬釋迦牟尼佛的成就。他把這些系統整合起來，造成一個亙古以來最興盛的教派，往後傳到中國，便與中國老子這一派思想有諸多相應之處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對於老莊的思想，通常頗有研究。

為了推翻社會的桎梏、約束與規範，這時又必須有個新建設、新標準，才能把舊的推翻，否則光是推翻便會造成恐慌。然而，這樣又會偏向另一方，執著於新的部分。這就如同跳出一個火坑，又掉入另一個火坑。你會發現，宋元時代有所謂「禮教殺人」，禮教指禮節、禮儀，它怎會殺人呢？就是因為約束到最後，讓人連應有的生存條件都不敢求，為了保持名節，寧可犧牲性命，故曰禮教殺人。

同樣地，佛教本來是要挽救人類心靈，去除假我，復甦真我的。如今的學佛人，都沒抓到這個核心，反而抓到了儀式；然後以此推翻舊有的，最後仍落了一個新框架，變成新傀儡。本來是舊法的傀儡，現在變成新規範的傀儡，那就毫無意義了。修行，必須懂得這部分，然而很多人不明就裡，因此修到某個程度後，便產生一種現象——他繞不出去！他外相上看起來很好，宗教儀式樣樣精準，可是無法出離。

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婆羅門教，就屬此種情況。所以世尊為了推翻婆羅門教，特別把宗教儀式、專業祭司人員等制度推翻。很不幸地，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，佛教儀式與專業祭司人員再度誕生了。這其實是一種不幸。

「聖諦亦不為」告訴我們，當我們以聖諦為依歸時，不要執著於聖諦。修行有沒有修呢？有；為何而修呢？不談。換言之，只管修行，只管種那個「因」，至於「果」就不管了，這叫「聖諦亦不為」。並非連因都不種，只是不去追求這個因的果是什麼，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。

一般人，因一種下，接著就在那邊等著果。種子種下去，趕緊澆水，施肥……然後望眼欲穿地等著它發芽；它一發芽，就量看看長了幾公分。這種人會很痛苦。各位，只管把因種下去，草木自然成長。成長怎麼來？必須跟它相應！並不是說今天念一萬聲佛號，它就會成長了，而是每天都念一萬聲佛號，法身慧命自然跟著增長。不用去擔心：「奇怪，念三個月了，煩惱怎麼還那麼多？」或者想：「已經念了三年，為何阿彌陀佛還沒出現？」不要管那些，只要天天念，法身慧命自然增長，這叫「聖諦亦不為」。

一般人往往一心追求那個果的目標，但都忘了自己還在因地；你若是不種因，何時能結果？種了因，其他就隨緣，務必好好修，至於開不開悟、解不解脫、出不出離三界，那就不用執著了。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，種了這個因就一定得那個果，只管把因照顧好，不必去擔心果。假如連因都不照顧，而說果隨其自然，那便只有壞果了。這是個很重要的關鍵，也才是真正「聖諦亦不為」的意義。如能不執著於那個「果」，各位，你就不落階級了，沒有框框能把你局限住！

世間法也要記得這種情況。不管在什麼單位工作，儘管好好做，切莫計較：「已經兩年考績特優，怎麼還沒升遷呢？」既然表現良好，該升就自然會升。倘若一開始即心存著要做給上司看，那你自然會看著上司的眼色行事，他一來，你兢兢業業，他一走，你歇息偷懶。你說你因做得多好？這就落了階級。儘管做好就對了！即使上司進來，你正好在休息喝水，也會很自在啊！這就是我們該有的心境。如此不求果報，也就無有煩惱，毋庸擔心自己現在的程度或者將來會怎麼樣。

好多學佛人就有這個毛病，有人說：「我受了五戒，但不小心打翻開水，燙死一堆螞蟻，怎麼辦？」殺人償命啊！「哎喲！這樣子，阿彌陀佛！」這落了階級，因為你尚未開始，便已經在擔心了。你所造不管是善是惡，絕對不要在內心裡有疙瘩，這是修行人的本色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這是不變的定律；但你一直想著要有「好報」，那就事與願違，因為你弄反、弄錯了。

真正「好心好報」是心裡無染，心裡有染就叫惡有惡報。例如農曆七月十五日前後，各地都有齋僧大會，許多人趕著參加；因為聽說目犍連就是由於齋僧，故能將地獄裡的母親超拔到天上去，所以大家也趕著齋僧去。結果人家問你媽媽死多久了？「沒有啊，我媽安然健在！」那超拔誰？你想想不對，便說：「那我超度別的總可以罷！」貪功德的話，一點功德也沒有，只是湊熱鬧罷了。心有染了，即使有功德福報，也是微乎其微，喪失意義了。所以要懂這道理，即使做善事、做聖人之事，內心也不要沾染污。

什麼叫修行呢？仔細想想，以清淨心，平等心去做日常生活所有的事，那便是聖諦。吃飯不是聖諦嗎？你認為不是，念佛才是，所以囫圇吞棗把飯吃下去；人家說休息半個鐘頭再來，你偏不休息，說要精進，結果人家開始要用功，你卻打瞌睡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你調適不當。這都是因執著而產生。我們能否很平靜地視吃飯為修行，這是「三摩地法」。就這一件事，把它做得圓滿。吃飯、穿衣、走路……樣樣皆然，每件事都可修，能如此，就無任何疙瘩，這時是最清淨的。

現在我們都誤解了，認為念佛才是聖諦、才是修行，吃飯、走路不算，所以你看每人手一合掌，海青一穿，個個是菩薩，可是從外面跑進大雄寶殿的那副狼狽樣，卻像個羅剎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就是有那個分別心。在分別心的前提下，任何修行皆屬枉然，此亦是般若思想所提醒我們的。

日常生活中每件事都要當成聖諦，「此是普賢境界，此是普賢行」，任何境界，都是如臨大殿之中，都是極樂世界，所做的事都屬普賢大行。你能這樣想，就不至於慌張了。你所處的任何時空、任何環境，所做一切行為，都很殊勝。馬上轉過來，就是極樂世界的一員。否則一心想著：「我要進大殿，我要進大殿……」外面就變火爐了。一心急往，當下便在地獄裡煎熬。等車時，你焦急等待：「人家法會第一炷香都快過了，車怎麼還不來？」好了，即使你及時赴會也沒有用，因為你早已處在地獄之中。等你人上了大殿，又歎道：「唉，真沒福報，第一炷香沒趕上，只趕上第二炷香。」即使你已身處極樂世界，仍在懊悔啊。如此修行，不可能有成就。

節錄自：海雲繼夢「解空」系列…非常壇經（三）
第八章 253 至 261 頁。空庭書苑有限公司出版。
ISBN 957-29416-1-5